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詹淑真 图/受访者提供

在万米高空的驾驶舱里,廉苹(luò)身着制服,坐在副驾驶位置,目光专注,双手稳稳搭在操作杆上。舱外是云海翻涌、阳光铺洒的世界,舱内则是一片冷静与掌控感。她实现了自己飞向蓝天的目标。一个新闻系的女生,为什么放弃美国名校研究生offer,到中东一家航司当空姐?又为何会在几年后,成为飞行员?是怎样的经历,让她的人生有这么大的跨越?

这是一条几度“偏航”的人生航线,却带她飞向了更辽阔的天空。



廉苹与儿子的合影



空姐时期的廉苹

8月初的一个傍晚,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道,晚风轻轻推开“冰兄士多”公益微站的门,一阵中提琴声正从屋里飘出来。视障少年王子安弓子轻抖,马勒《大地之歌》的旋律缓缓流淌——这是陈元璞(阿璞)生前最爱的曲子。如今,王子安已成长为在美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的中提琴演奏家,而在他的成长路上,始终印着阿璞的影子。

那个用画笔和音乐为生命添彩的青年,虽已离去,却像一盏灯,照亮了无数特殊青少年的前行路。羊城晚报与阿璞有着不解之缘:从他1998年出版个人画集《无声之乐》,到2020年他去世后举办的盛大个人画展,再到“璞育特殊艺术家计划”的落地;与他与古典音乐的缘分,到更多特殊青少年的艺术突围,羊城晚报始终持续关注报道,也见证着这块“璞玉”如何温暖了一片天空。

璞玉初琢: 在自由里扎根生长

“他的画有特别令人震撼的意境。”广州市少年宫融合教育创始人关小蕾至今记得1984年初见阿璞画作时的惊喜,那时的阿璞大约9岁。

和规范化写实教育下的刻板线条不同,阿璞在白纸上的涂鸦满是奇幻想象,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带来的创意。那时的他总爱在画室里转来转去,缠着老师问个不停,身子却弱得像易碎的瓷瓶——画壁画时突然流鼻血,哮喘犯了就攥着画笔蜷在角落,可稍稍缓过来,又立刻扑回画纸前。

关小蕾发现,要是老师给个固定主

从文科生、空姐到飞行员 她飞出了一条“自我掌控”的轨迹

壹 放弃研究生offer,成为空姐“公费看世界”

今年30岁的廉苹,出生于黑龙江大庆。2016年,她从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毕业。彼时,她拿到美国名校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,却作出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:前往中东,成为一名空姐。

“我大学在珠海读书,珠海航展特别有名。恰好当时参加了航司的招聘,了解到空乘可以‘公费看世界’。我想,学习的机会随时都有,但看世界的机会不多。也许现在,是最适合的时候。”廉苹回忆道。

那一年夏天,她背起行囊飞往迪拜。新员工培训持续六到八周,从应急处理、救护知识到服务流程等,每一

项都要过关。

工作一周年,廉苹一共执行58个飞行任务,共计133个航班。踏足24个国家、37个城市,累积了大约784个飞行小时。

飞行日志上,她写下这样的感慨:“前几天飞巴基斯坦卡拉奇,航班上七八个中国建筑工人对入境卡毫无头绪,我能在航班上帮他们整理文件,解释清楚流程,大概就是我在这个航班上的意义。前往异国他乡的未知旅程中,有一个能用中文和乘客交流、陪你走这一段最忐忑的路的人,大概就是我在所有航班上的意义。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。”

贰 跨专业转行,自费七十万赴南非学飞行

飞行员的基本门槛有哪些?哪家航校性价比高?需要积累多少飞行时长才能上岗?2018年,做足了功课之后,廉苹决定前往南非,接受为期一年半的飞行培训。

“南非的飞行培训体系十分成熟,费用大概在七十万元人民币。”她在那里完成了严格的理论课程、模拟飞行、单飞考核等,最终拿到了商业飞行员驾照。

对跨专业的转行者来说,这段学习并不轻松。密集的理论课程、高强度的飞行训练、全英文的航空术语……每一阶段都是挑战。“还好我的大学是全英文教学,在国外适应得比

较快。但压力还是很大,经常要硬着头皮扛过去。”廉苹说道。

培训期间,她持续关注各大航司的招聘。“我最关注国泰航空,因为它招收的女性飞行员较多。”

疫情期间,飞行梦一度搁浅。彼时,她在中东一家公司从事行政管理工

作,做着看似“脱离航道”的日常事务,却始终没有放弃等待时机。直到2023年,国泰航空首次面向内地招收见习飞行员,这个从1988年开始运营的项目,通过与全球飞行学校合作培养专业机师。除了年龄,项目不设任何技术门槛,只需要对蓝天有热忱。得知消息后,廉

叁 女性飞行员仍是“少数”,但变化正在发生

近年来,尽管女性飞行员的数量有所提升,但仍然属于“少数派”。

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2024年数据,全国民航驾驶员执照总数达89230本,其中,持有航线照、商照和私照的女性飞行员总数约为941人,占比仅1%左右。具体来看,航线女机长有170人,占比仅为0.57%;商照女飞行员681人,占比1.34%;私照女飞行员90人,占比1.73%。

廉苹曾经经历过一次不愉快的面试,在某航司的招聘宣讲会,包括她在场的三名女性应聘者被工作人员请出教室,对方称“本次招聘不招女生”“之

前的秋招要求没有更新”。

“我当时很生气。”她说,“性别限制不住应聘者的能力以及潜质,女性不需要被特殊对待,但需要一个公平的机会。”

为什么飞行员男女比例相差较大?廉苹认为,这既有历史原因,也与职业本身的要求有关,“过去对飞行员的体力要求较高,男性更容易通过筛选。如今,随着培训体系日益完善,航空设备不断智能化,对性别的限制早已不再那么明显。重要的是健康的身体、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专业能力。”

当然,也有观点认为,女性飞行员意味着更高的人力成本。例如产假期

有人问她,放弃读研是否后悔?廉苹语气坚定:“从来没有。那时候我不确定要做什么路,只是觉得,传媒也许是方向。现在我知道,想读书可以申请更好的学校,我也可能会在别的行业里找到更值得投入的方向。”

正是这段“环游世界”的旅程中,让她近距离接触到“驾驶舱”的世界。身边许多同事,来自不同的国家、拥有多元的背景,却在飞行梦想的指引下自费培训,最终成为飞行员。这些真实的故事,像种子一样悄悄落在她心里。

在一次次起飞与降落之间,她开始思考:“如果他们能做到,我为什么不可以?”

毫不犹豫地递交了申请。顺利入选后,她飞往澳大利亚阿德莱德,接受系统的飞行训练。

2024年7月,廉苹在飞行日志中写下这样的回忆:“十一个月的时间不长,但离开后的每一天,总是会想念在阿德飞行时近乎刺眼的阳光、南澳深邃蔚蓝的大海和一望无际的平原。”

那段全情投入的飞行时光,何尝不是她人生中最美妙、最难忘的一段经历。她仍清楚地记得,“每个飞行员第一次单飞的时候,有一个传统仪式,被泼一桶水,或者被扔到水池里,寓意别骄傲、要清醒,要谨记航空业是安全至上的行业。”

间需要支付工资,退休年龄早于男性等。但这些声音,不能也不该成为限制女性飞行员的理由。

“我希望,大家都不再小心翼翼地询问Can females apply(女性可以申请吗),而是自信大胆地说:Females can apply(女性可以申请)。”廉苹说道。

2024年11月,廉苹以第二副驾驶的身份加入国泰航空。据国泰航空统计数据,2023年业界女性机师比例为4.5%-5%,而如今国泰女性机师比例为9%。现职女性机师当中,逾77%来自国泰开创业界先河的见习机师培训计划。

肆 用努力打破质疑, 祝更多女生自由昂扬

“一如女运动员、女特警、女医生,航空业同样需要更多女性飞行员。让大家看到,女生也有实现飞行梦想的机会。”廉苹说。

她的故事从不是一条笔直的航线。从东北老家到中东,从南非到澳洲,人生这架飞机曾数次盘旋、等待,甚至被迫降落。疫情期间,她的职业发展一度停滞。有人冷嘲热讽,“花了那么多钱去学飞行,不就当个行政?”

“当别人说我是‘不成功的飞行员’时,我也会难过。”她并不否认自己的情绪,也没有因此退缩。“人生总会经历这样的时刻,但往后看没有任何意义。别人可以质疑我的培训是否值得、质疑我的投入是否有意义,有时我自己也会怀疑。但我告诉自己,只要有机会出现,一定要抓住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除了飞行员的身份,廉苹还是一位母亲。相较于男性飞行员,女性总是更容易被追问,怎么兼顾家庭和事业?她坦言,育儿需要家人的共同参与,“其实也没那么难。每次飞行要离家三四天,但回家后能集中休息,反而能带来更高质量的陪伴。我的家人也一直理解我、支持我。”

采访接近尾声时,廉苹分享了一个故事,“今年大学的毕业典礼上,校长在致辞里提到了我,他说,我是学新闻出身的,却选择做空乘,后来又成为飞行员。大学所学的专业,只是提供了选择的机会,并不意味着往后的人生,必须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。每个人都有重新选择的权利。我觉得这也是教育的意义——收获的是能力,而不单单是学历。”

听着那段致辞,她的心里泛起了涟漪。

“我大学的教授说,我是他最不听话的学生,但也是令他最骄傲的一个。”廉苹笑着回忆,“很多时候,别人会告诉你,哪条路才是‘对’的。但如果我不认同,就不会照着走去。”

她想告诉女孩子们:人生不是只能按部就班,“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,只有选择热爱方向,人才会开心,才能抵达理想的远方。”

她的目标十分清晰:“如果可以,我希望在未来8-10年,成为一名机长。”

那一天,她会在更高的天空,飞出于自己的航迹。

当马勒的旋律再次响起:

阿璞的光,暖了后面的路

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 实习生 武依洋

题,阿璞的笔就僵得像生了锈;可让他自由发挥,色彩立刻在纸上活了过来。“他不是不会画,是受不了被框住。”在少年宫,阿璞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,他在初中的年龄阶段偶然在画室听了老师播放的古典音乐,想不到这个“偶然”却成了陪伴他一生的另一种“语言”。

每当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响起,这个平时不太会察言观色的少年会突然安静下来,手指跟着旋律在空气中轻轻画着线。“他能把马勒的旋律画出来,像一条流动的彩色河。”关小蕾2021年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,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。

命运的考验却从未缺席。19岁那年,精神分裂症找上了他;30多岁时,腰椎间盘突出破裂导致他下身瘫痪。康复后,他每天需携带导尿管生活,还常常因细菌感染住院,抑郁症、脑中风又接踵而至。对很多人而言,或许其中任何一样磨难都已是灭顶之灾,阿璞却用瘦弱的身躯一一扛了下来。“马勒的慢板能止痛。”他曾对来看望他的老师说。直到突发脑中风、生命走向终点的最后一刻,他仍在画着钟爱的马勒,床头的收音机里播放着《第九交响曲》。“要把新画的星空挂在少年宫走廊。”这是他临终前的叮嘱。

微光聚合: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

阿璞生前,他的画作在一场慈善拍卖会上拍出60万元。阿璞与父母商量后,决定将这笔钱全数捐出,用于帮助困境中的特殊孩子学习艺术。关小蕾担心这个家庭后续的生活来源,因此一直拖着没有推进此事。直到阿璞去世,他的

父母仍坚持要遵照儿子的遗愿捐出这笔钱。最终,关小蕾提议由阿璞家拿出30万元,与廖冰兄家属捐赠的30万元合并,共同构成了“璞育计划”的种子基金。

如今走进“冰兄士多”公益微站,墙上挂满了特殊青少年的画;32岁的王浩画了一万多张速写,层层叠叠像本摊开的生命日记。四岁时,妈妈见他坐不住,想让他认动植物和身边的人,就把蜡笔塞到他手里。现在,他能画画精准抓住动物眨眼的瞬间,却很难说出一句完整的话,有时连从小认识的恩师都认不出。“他的画会说话。”妈妈摸着画里猫的胡须,灯光下白发泛着光,“这一万多张画,是我们一家人走过来的一万多个日夜。”

在广州大学周皓教授的疗愈课上,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。好多妈妈是第一次拿起画笔,颜料在纸上晕开时,有人红了眼眶:“原来不是只有我半夜躲在厕所哭,不是只有我怕‘死在孩子后面’。”她们中有人曾靠抗抑郁药熬过漫漫长夜,现在却能在绘画里互相“搭把手”。这些曾被无力感困住的家长,慢慢成了倡导者,加入“璞育妈妈艺术家计划”,带着自己的故事走进社区,告诉更多人:“孩子的画里,藏着我们没看懂的光。”60个家庭借着画笔,看到了孩子的可能性,视觉工具成了他们超越语言与肢体的表达方式。

音乐也成了跨越障碍的桥。被称作“阿璞精神延续者”的王子安,带着心爱的中提琴和乐观的心走遍山区。在四川大凉山布拖县的高三教室,他拉起《骑士王的荣耀》,彝族少年们听得入了神。王子安笑着说:“他们可能不懂复杂的乐理,却会跟着旋律拍手。”在一次公益演出中,他和几十个特殊人士围坐成圈,琴

声飘过孩子们抿紧的嘴角,有人突然跟着哼起来,手指在膝盖上敲出节拍。在“冰兄士多”公益微站的“阿璞与子安的音乐故事会”上,王子安带着阿璞最爱的古典乐回到社区,像是用琴声与这位思念的知音重逢。当《第九交响曲》的慢板响起,观众们跟着旋律轻轻晃动身体。

“我们现在所做的一点点公益,一点点的活动,一点点爱,也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,但是希望总会在明天升起。”王子安坚信,“黎明总是会到来,我们一条道不会走到天黑,一条道只会走到天亮。”

向光而行: 让每一种不同都被看见

每周日下午,社区课堂里总挤满孩子。唐氏综合征孩子们的到来,让这个小小的公益微站充满了更多可能。老师们不光教这些孩子们画画唱歌,也教普

通孩子怎么去包容、理解他们,想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帮助。

“有个小朋友说,原来哥哥画的太阳是方的,是想给更多人温暖。”关小蕾望着打闹的孩子们,眼里闪着光,“融合不是让特殊孩子变成我们,而是让我们都变成‘我们’。”这种融合的力量,藏在璞育计划策划的一一场场展览、音乐会和艺术衍生品里,让更多人透过那些特别的线条,看到不一样的心灵世界。

阿璞曾说,艺术是生命的拐杖。如今,这根拐杖长成了森林,庇护着每个需要被看见的灵魄。就像小时候阿璞在少年宫墙上画的那只鹰,哪怕翅膀带着伤痕,也一直朝着光的方向飞。

当《骑士王的荣耀》《第二圆舞曲》等旋律在微站流淌,阿璞钟爱的动漫音乐与古典乐章交替响起,仿佛他从未走远。正如王子安所说:“如果今天做不到,就把希望留给明天,成就明天的希望。”



郭威与王子安(中)共同演奏开场曲《四季·冬》 唐兴 摄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